

施美寧著

施美寧著



柯托夫斯基

施美寧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936(2)
4155

996(2)
4155

04309

柯托夫斯基



中国青年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書號 714 文學 159

柯托夫斯基

著 者 [蘇聯] 施 美 寧
譯 者 乃 禾 琦
校 者 馬

青年開明聯合組織
出版者 中國青年出版社
北京東四正乙號老君堂11號

總經售 新華書店
印刷者 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

開本 850×1168 1/32

一九五五年七月北京第一版

印張 8 1/3 版頁 6

一九五五年七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字數 191,000

印數 1—22,000

定價 (6) 0.98 元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39號

內 容 提 要

這本書寫的是蘇聯內戰時期的革命英雄柯托夫斯基的生平事蹟。

柯托夫斯基生長在一個工廠技師家庭裏，在學校唸書時，就愛打抱不平，憎恨強者欺凌弱者，在農業學校畢業後，他被派到地主莊園去實習。在那裏，他看到了農民過的貧困、沒有自由的生活，以及地主的殘酷剝削和奴役農民的情景，從此，他憑青年人的正義感和熱情，開始了反抗地主、幫助窮人的活動。在這個鬥爭中，儘管他表現得非常英勇和機智，但是這種單憑個人的勇敢和正義感所進行的“劫富濟貧”式的活動，是不能給廣大勞動人民帶來真正幸福生活的。在這個鬥爭中，他曾數次被捕，數次越獄。在監獄裏，他結識了一些優秀的政治活動家，他們給了他良好的影響。十月革命後，他參加了紅軍，入了黨，在黨的領導下，參加粉碎國內反革命和外國干涉者的鬥爭，表現出了英勇、機智、頑強、果斷，發揮了巨大的力量，建立了許多功勳。最後，他雖然被托派分子暗害了，但他為人民幸福鬥爭到底的精神却永遠活在人民心裏。斯大林同志說，他“……是一個模範黨員……我們謙遜的指揮官中最勇敢的指揮官、我們勇敢的指揮官中最謙遜的指揮官……”對於這些特點，本書都作了樸素、明快的描寫。

В. ШИМЕРЛИНГ
КОТОВСКИЙ
ДЕТГИЗ
МОСКВА, 1953, ЛЕНИНГРАД

目 次

第一章	聞切什鎮的孩子	一
第二章	農業學校	七
第三章	實習	三
第四章	積極的復仇者	三
第五章	跟警察作鬥爭	三
第六章	越獄	三
第七章	法院	三
第八章	在監獄裏	三
第九章	自由	三
第十章	伊萬·羅馬什康	三
第十一章	死刑	三
第十二章	拍賣手銬	三
第十三章	士兵，赤衛軍戰士，游擊隊員	三
第十四章	地下鬥爭	三
第十五章	南綫部隊的進軍	三
第十六章	進攻尤登尼奇	三

第十七章	騎兵旅	111
第十八章	第一次的襲擊	118
第十九章	敖德薩的解放	125
第二十章	蘆葦叢中	132
第二十一章	「活下去吧，老大娘！」	139
第二十二章	大節日	146
第二十三章	波蘭白軍的大災星	153
第二十四章	在戰鬥中	160
第二十五章	在戰鬥和戰鬥之間	167
第二十六章	砲彈震傷	174
第二十七章	在茲布魯契	181
第二十八章	「阿塔曼弗羅洛夫」	188
第二十九章	殲滅性的打擊	195
第三十章	戰鬥的獎品	202
第三十一章	兵團指揮官	209
第三十二章	和人民在一起	216
第三十三章	柯托夫斯基的戰士們在鄂波采夫卡	223
第三十四章	第聶斯德河畔的共和國	230
第三十五章	暗害	237
第三十六章	柯托夫斯基的光榮	244

第一章 岡切什鎮的孩子



在貝薩拉比亞^①一塊很深的盆地里，在菜園、煙草種植場和葡萄園之間，淺淺的小河卡吉爾尼克流過大財主芒努克公爵的領地。

在卡吉爾尼克河流過的地方，在通基森涅夫^②的黃土路旁，有一個名叫岡切什的大村鎮。

村鎮的中心，散佈着雜貨鋪、糧食店、客店和兩座教堂，大路旁有幾家鐵匠舖子。村頭村尾住着窮人家。

岡切什鎮外的一個小山上，聳立着芒努克公爵的白色的府邸，府邸四周長滿了密茂的橡樹。芒努克是貝薩拉比亞最有錢的地主之一。公爵有五千多俄畝的領地、一個綠蔭如蓋的大花園、許多水果園和葡萄園。

① 位於普魯特河與第聶斯德河之間，過去是一個行省，現在是莫爾達維亞共和國的一個主要組成部分。——譯者註

② 莫爾達維亞共和國的首都。——譯者註

芒努克的華麗的雪白的府邸，聳立在遼闊的草原上。不僅是岡切什鎮，連周圍所有的村子也都在芒努克管轄之下。在岡切什鎮，他有一座大灰石砌的釀酒廠。用玉蜀黍蒸酒。釀酒時蒸發出的濃烈的氣味，遠遠地蕩漾在陰暗的廠房四周。聳入蔚藍天空的、高高的磚砌的煙囪，被煤煙燻得漆黑。滿載玉蜀黍的大車，沿着大路，源源不絕地向工廠馳去。

工廠的總機械師依凡·柯托夫斯基，每月掙五十個盧布。最初，他和一家大小住在工廠的工人宿舍裏，後來，他搬到河邊，距岡切什鎮不遠的地方，在貧農羅馬什金隔壁住下來。機械師蓋了一幢像莫爾達維亞農民住的那樣又矮又小的屋子。門楣上照例掛了一個象徵「吉祥」的馬掌。屋旁開闢了一個不大的葡萄園。

一八八一年，在市府戶籍簿上，出現了新的記載：「卡麥涅茨——坡多里斯克省，巴爾塔城，市民依凡和他的原配妻子阿古林娜，於六月十二日^①生一男孩，名格利果里。」

他是這個家庭裏的第四個孩子。

每天早上，廠裏汽笛一響，伊凡就趕忙上廠裏去工作。

業餘的時間，他通常都在家裏度過：白天他侍弄他種的一些小樹，晚上，在家人中間，朗讀那附有增刊的尼瓦雜誌。工人都尊重這位總機械師，不止一次地請他做他們孩子的教父^②。格利薩^③還不滿三歲的時候，家裏遭到了一件不幸的事——媽媽死了。

① 新曆六月二十四日。——原註
② 是給自己子女命名的人，通常由親近的朋友擔任。——譯者註

格利薩是在失去母愛的環境中長大的。他只能根據姐姐和隣居們不多的敘說，來回憶媽媽——一個身材高大，頭髮淡黃，眼睛蔚藍的婦人。大家都說他比姐妹們更像媽媽。人們認為阿古林娜是岡切什鎮的美人；大家都愛她，因為她謙遜，害羞，她說話的聲音很好聽。她搖着她的孩子睡覺時，總是輕輕地哼着俄羅斯的歌曲。

……姐姐們要照看這個弟弟可不容易。他和岡切什鎮的別的孩子、芒努克公爵的工人和僱農的孩子、莫爾達維亞村民的孩子一塊兒長大。這些孩子的父母，在工廠裏，在田野上，在葡萄園裏起早貪黑地幹活，孩子們却沒有一點照顧地在通基森涅夫的大道旁玩耍。年齡大一點的孩子，佩着木劍，玩「打仗」的遊戲。他們用刺繩抽打吃了敗仗的孩子。在玩這個遊戲時，格利薩總是做統率者，他佈置伏兵，出其不意地進攻，並且身先士卒地直撲「敵人」。

他常常鑽到釀酒廠裏去。特別使他喜歡的是機器間。這孩子一邊聽着馬達的單調的隆隆聲，一邊瞅着父親幹活，吞着玉蜀黍揚起的灰塵，看着釀酒用的大槽和大鐵桶。

空閒的時候，父親把兒子抱在手上，這時，他那通常都是嚴峻的臉上，便露出了微笑。格利薩常常長久地在廠裏東竄西跑。

這孩子愛爬到屋頂和擋樓去玩。有一天，他在爬到屋頂上去時，腳一滑，摔了下來。人們把他送回家去，他已經不省人事了。他在床上躺了好幾個星期。有一段時間，他連話也不會講了；後來雖然

恢復了語言的能力，但是他開始結結巴巴起來。口吃的毛病雖然漸漸好了，可是，在他一生中，還是留下了這個缺陷的痕跡。恢復健康後，格利薩還是像以前那樣，到處去跑，去爬。

他帶着一羣孩子在鎮上和市場裏跑來跑去，觀看鐵匠打鐵，一點也不害怕地跟大人談話。他一向愉快、活潑，但在聽到憂鬱的、調子拖得長長的莫爾達維亞的歌曲時，他便變得沉默和心事重重了，而每當村民聚集在村頭，圍成圓圈開始跳舞時，他總是跑到那兒去玩。

格利薩從小就喜歡音樂。他在家裏的雜物堆中，找到一支被遺棄的小喇叭，就一邊用耳朵聽一邊配出他心愛的曲子。他在莫爾達維亞人當中長大，他聽到他們在葡萄園裏唱歌時，自己也跟着他們用莫爾達維亞文唱起來。

在秋天漫長的溫暖的傍晚，格利薩聚精會神地傾聽着種葡萄的人和牧人怎樣一面飲着新釀的葡萄酒，一面慢慢地開始敘述那講不完的起義者的故事。他如飢如渴地把有關勇敢的英雄的每句話記入心頭；這些英雄從祖父時代起，就在跟財主和惡霸、貪得無饜的貴族、沙皇的劊子手和壓迫者作鬥爭了。財主們把勇敢的烏爾蘇魯，關進岡切什監獄，可是這位勇敢的、力氣很大的英雄，從監獄裏逃出來，重新跑到蒼鬱的橡樹林裏去，繼續向財主報仇。格利薩還敬佩一位光榮的勇士，傑出的起義者，他的名子叫做托布爾多克。劊子手殘酷地拷打他，可是驕傲的英雄始終忠於人民。

格利薩從小就陶醉在這些故事裏。

八歲時，就在這岡切什鎮，他進了兩年制的國民學校。一八九三年五月二十一日，格利薩在默寫時寫道：

「田野上泛開着五顏六色的花朵；晚上，露水使它們新鮮，白天，煦和的陽光溫暖着它們，天空親切地張望着它們。」

這次默寫，他得到的分數，不是五分，而是四分外搭一個「+」號，因為在「Teetepeler」這個單字中的「p」字後面，寫了「e」，沒有寫「ape」⁽¹⁾。

格利薩通常都是得五分，教師們很滿意他的成績，但他們却不知道怎樣節制他的充沛的精力。課間休息時，格利薩常玩這種遊戲：五個孩子吊在他的手臂上，而他在吊起這些孩子時，並不彎曲膝頭。同學中沒有誰能扳直他那彎起來的膀子，也沒有誰比格利薩擲石頭擲得更遠，更沒有誰敢騎在沒有馬鞍的快馬上急速地奔馳。

住在岡切什鎮大街上的小商人和富農的兒子，很有點怕這位機械師的兒子。有一次，他們中間有一個在學校裏欺負了僱農的兒子，格利薩出來保護被欺負的孩子，把欺負人的孩子揍了一頓。學校一再把依凡叫去，要他對孩子嚴加管教。

格利薩在家裏，完全是另外一個樣兒。他親熱地對待姐妹，極力不讓父親操心。

有一天，依凡渾身透濕、疲憊不堪地從廠裏回來。他修了一整天的蒸汽鍋，累得滿身是汗，出來時又吹了穿堂風，於是得了重感冒，差不多在床上躺了一年。沉重的肺炎轉成了肺結核。

一八九四年初，依凡去世了，他沒有給孩子們留下一點糊口的費用。在他整個的、勞動的一生

(1) *ape* 是從前的俄文字母「п」的讀音，與「е」的音幾乎沒有什麼分別，革命後這個字母已經不用了。——譯者註



中，他不可能從自己的薪金中積蓄一點剩餘的錢。

格利薩悲痛地忍受着這種不幸的遭遇。他努力儘可能地少呆在家裏，因為家裏的一切會令他想起親愛的父親。

他留心地觀察着周圍的一切，長久地呆在鐵匠鋪裏，幫助鐵匠打鐵。柯托夫斯基後來回憶說：「我的整個童年時代，是在工廠的工人宿舍裏度過的，因此，工人的惡夢似的痛苦生活，烙印在我的心裏。」

姐姐索菲亞嫁給了釀酒廠的經理戈爾斯基。從此家裏煥然一新：出現了貴重的新傢具、地氈和食具。戈爾斯基要求別人尊敬他。他很貪財。這位經理沒有多久就不喜歡他的妻弟了，因為格利薩在學校裏「品行惡劣」，「胡作非爲」：一會兒從家裏拿走麵包去給無家可歸的孩子們吃，一會兒又帶領光着腳板的窮孩子來家裏吃飯。當這孩子用銳利的、公開表示不以為然的眼光盯着戈爾斯基時，戈爾斯基感到很不自在。

有一回，家裏人吵起架來了，戈爾斯基揮手要打他的妻子。格利薩用力地擋回了他的手，然後從房子裏跑了出去。戈爾斯基跟着追出去，可是沒有追着他。從這天起，他們彼此間更加憎恨了。

從前在家裏，大家就認為格利薩將來一定是個軍人。可是，戈爾斯基的看法却不同，他說，結結巴巴的，會是個什麼樣的軍人！

一八九五年，格利薩離開了岡切什鎮。他進了基森涅夫實業學校。

他在戈爾斯基家裏，感到自己是個外人，但是實業學校對他來說，也並不是他自己的家。他很難習慣官廳規定的那些嚴格的校規。這個熱情、好問、爲人非常坦率的岡切什鎮的孩子，怎樣也不能屈服在那種軍訓制度下。奴顏婢膝和盲目服從是他所不習慣的。格利薩在基森涅夫總共只讀了幾個月的書。他因爲「品行惡劣」被學校開除了。

他只好又回到戈爾斯基的家裏。可是戈爾斯基下決心要一勞永逸地擺脫這個不安靜的親戚，於是把他送到初級農業學校去，繼續受教育。芒努克公爵因爲戈爾斯基的請求，親自四處奔走，向自治局^①活動，使釀酒廠已故的機械師的兒子被錄取爲官費生。

一八九六年秋天，柯托夫斯基搭馬車到奧爾格耶夫縣切柯爾捷斯基鄉科科羅捷雷村去；農業學校就設在那裏。

第二章 農業學校

一八九三年五月一日，貝薩拉比亞自治局在科科羅捷雷村，在向修道院租來的土地上，開辦了一所農業學校。在這兒培養出了掌握初級農業知識的農藝師、種葡萄的人才和煙草種植家。這所學校設

① 自治局是舊俄在一八六一年廢除農奴制度以後，爲了適合於資本主義發展的需要而建立的由選舉產生的地方自治機構，實際上它的權力完全操縱在大地主手裏。——譯者註

立在貝薩拉比亞最偏僻的腹地，離鐵路很遠。秋天和春天，要到科科羅捷富村去是很不容易的，就是在冬天也常常是這樣。泥濘不堪的道路，把學校和外界的聯系要阻斷幾個星期，甚至幾個月。草原上通村子的道路變成了一片又濃又黏的黑土爛泥。在十二月的泥濘的季節，去參加入學考試的新生，要費很大的勁兒才能到達科科羅捷雷村。窮人家的孩子，特別希望進這所學校。呈遞的申請書比空額多得多。進這所學校的孩子，必須學習四年的普通課程，而最主要的，是獲得必需的實用的知識。這學校因自己的耕地和園地，牛奶場和馬棚而著名。

十二月到三月，各班學生學習專修課、聖經和歷史，一到初春，學習就轉到田野間去進行了。學生們在菜園裏，在苗圃裏，在養蜂場上，在煙草種植場上工作。他們每人分擔一塊不大的土地，這塊土地在一年以內，就由他來耕耘、播種和收割莊稼。

冬季裏，實習也不停止。預科班的學生，鋸木柴，劈木柴，打掃牲畜欄；高班的學生選種籽，繁簪等，切甜菜、穀草和玉米莖，自己修理農具，製造螺旋釘帽和馬蹄鐵。

夏天，太陽一出學習日就開始了；冬季和秋季，學生們早晨六點鐘起床。

柯托夫斯基學習得非常上勁。葡萄籐的接枝法，蠶的孵化和飼養法，使他感到很有興趣。

學校的學生，在一個月或一個多月以內，要輪流值班一次。值班的人要作一些必需的記載，編製安排工作的表格，一個月完了寫一份工作總結。

格利果里很會擠牛奶，很關心地飼養小牛，注意牛欄的清潔，乾酪也煮得好極了。他在值班時總是圍着乾淨的圍裙，圍裙上別着一個金屬的牌子。

乳類學的教員常常拿柯托夫斯基給別的學生做榜樣：沒有巡視所有的牲畜，沒有檢查它們拴得牢不牢，沒有給它們墊上過夜的乾淨墊子以前，柯托夫斯基是不會去睡的。

格利果里也愛到磨坊裏去。他在鍋爐和磨盤旁呆上幾小時，有時幹着司爐的活兒，有時做着機械師的工作，而特別幹得出色的是整銳磨齒。

在學校裏，大家都很喜歡柯托夫斯基。他常常幫助體弱和沒有經驗的同學，教他們鋤地和刈草。很多同學都照着他的樣兒做。

他長得越來越強壯，越來越敏捷，他興趣百倍地練習着體操，騎在沒有訓練過的馬上奔馳，輕巧地舉起沉重的噃鈴，熟練地跳高，用小喇叭出色地吹出騎兵的號聲。

格利果里的罕有的勇敢，使大家都感到驚訝。他和公牛格鬥的事，使周圍的人產生了極強烈的印象。格利果里選擇了戰場——一塊耕地，拿着皮鞭和旗幟。公牛追趕着他。公牛的兩隻腳陷入鬆軟的地裏。這孩子跑着，用旗幟逗弄着憤怒的牲口，同時又躲避着它。當公牛精疲力竭時，格利果里抓住它的角，把它的頭扭向一邊，把牛推倒在地上。觀戰的學生狂熱地叫嚷着，向勝利者鼓掌。

訓育員柯馬羅夫斯基不喜歡柯托夫斯基，因為他給訓育員找了許多麻

◎ 值班時掛的牌子，牌子上面寫有點碼。——譯者註

煩，特別在他學野獸叫的那件事上。一天晚上，學生們剛剛睡了，格利果里把所有的房門和大廳的門都打開，鑽到校園裏，開始學狼嚎叫。

過去常有狼羣走近校舍的事。學生害怕狼，他們常常講狼的各種各樣的可怕的故事……寢室的學生醒來了。許多學生聽到這種哀嚎（它的回聲在空洞的大廳裏嗡嗡響着）都感到很不自在。孩子們有的拿被子蒙着頭，有的藏到褲子下面去。

高年級幾個胆量最大的學生和柯馬羅夫斯基一同出去找狼。他們在一間雜物室的角落裏找到的不是狼……却是學狼叫的人。柯馬羅夫斯基氣炸了，格利果里却替自己辯護，說狼羣險些兒把他給吃掉了。

每逢節日，柯托夫斯基就穿着校內規定的、有金屬扣子和綠色領章的黑呢短外衣，戴着有校徽和綠色帽圈的帽子。

他常和同學們玩擊木遊戲，打球。

一個退職的樂隊隊長領導着學校的音樂隊。他教未來的農藝師們學會了華爾茲和進行曲。柯托夫斯基吹奏小喇叭，參加合唱。他的聽覺敏銳，嗓音嘹亮。就因為這，督學才原諒了他的許多惡作劇。節日裏，柯托夫斯基悄悄地跑去參加隣村的「茹克」^②舞會。大家圍成一個圓圈，手拉着手，在提琴、皮鼓、八弦樂器或風笛的伴奏下，節奏優美地婆娑舞着。格利果里跳過一陣舞，就加入到奏樂

② 「茹克」舞是莫附達維亞農民特別喜愛的一種民族舞蹈。——譯者註

的人裏面去，一個勁兒地吹奏着小喇叭。

每逢聖誕節的假期，大多數學生都回家去了。格利果里通常留在科科羅捷雷村。他貪婪地讀着書，特別喜歡讀歷史題材的作品。革命傳單和各種宣言常常被人夾在書裏送到學校裏來。格利果里很巧妙地把它們藏着。他和自己的同學鑽到人跡不到的谷地，走進荆棘叢生的樹叢裏，就在那兒偷偷地朗讀傳單。傳單裏講的是勞動人民的不幸的命運，講的是農民不應該繳付地租，講的是即將來臨的爭取自由的鬥爭。接着，他們唱起了革命歌曲。

「我那反抗現行制度的個性，就是在這裏第一次形成的，」柯托夫斯基後來講道。「雖然這些抗議是自發的，是沒有組織形式的，但是，那時候，我已經是個輔導者，連高班的同學也常常跟着我走。」

革命的傳單給該校的學生打開了眼界，使他們看到了他們周圍的現實生活。

校長基爾柯羅夫在關心增加學校收入的幌子下，盡量想法增加他自己的財產。

學生們被迫做他們力所不及的工作，在這兒，實習變成了對少年的一種照例的剝削。學校裏，差不多沒有請僱工，到了農忙時節，孩子們一個跟着一個地累倒了。

學校大量的生產業務給校長帶來了很大的好處，可是學生的伙食却壞極了。

有一天，爲了抗議這種不好的伙食，他們開始敲起金屬的碟子，接着把它们扔到地上。後來，他們不去睡覺，噹噹噹地敲過一陣警鐘，就分別跑到田野、谷地和周圍的村子裏去。

學校趕緊從奧爾格耶夫縣請來了一個下級警官。他和訓育員柯馬羅夫斯基一道着手捕捉「不馴服